

毛

詩

要

義

文王

毛詩要義卷第十六

一 文王受命毛無明說推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
制立周邦正義曰言受命作周是創初改制非
天命則不然故云受命受天命也周雖舊邦其
命維新是立周邦也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
厥享國五十年注云中身謂中年受命謂受殷
王嗣立之命被謂文王爲諸侯受天子命也此
述文王爲天子故爲受天命也文王雖未得九

州以其稱王故以天下言之文王受命毛無明
說鴟鷄之傳謂管蔡為一子則毛意周公無除
喪攝政避居東都罪其屬黨之事其受命之年
必不得與鄭同也尚書武成篇曰我文考文王
克成厥勳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
云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就劉歆作
三統曆考上世帝王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
班固作漢書律曆志載其說於是賈逵馬融王
肅韋昭皇甫謐皆悉同之則毛意或當然矣文

王九十七而終終時受命九年受命之元年

諸儒皆

八十九也其即諸侯之位已四十二年矣故帝

又王受

王卅紀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

命九年

於是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乃引周書稱

文王受命九年

惟暮之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

傳九年

猶召太子明其七年未崩故諸儒皆以

爲九年而崩其伏生司馬遷以爲文王受命七

年而崩故尚書周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

之訟二年伐邾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年

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記周本紀云西伯
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既讓諸侯聞之曰
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此是受命一年之事又曰
明年伐犬夷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
邠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明年西伯崩此雖
伐犬夷與伐耆伐邠其年與書傳不次要亦七
年崩也鄭不見古文尚書又周書遺失之文難
可據信依書傳史記爲說

七十、六季爲一部、二十部爲一紀

依三統曆七十六年爲一節二十節爲一紀
一千五百二十歲凡紀首者皆歲甲寅日甲子
即以甲子之日爲初節名甲子節一也滿七十
六歲其後年初日次癸卯即以癸卯爲節首二
也從此以後壬午爲節三也辛酉節四也庚子
節五也己卯節六也戊午節七也丁酉節八也
丙子節九也乙卯節十也甲午節十一也癸酉
節十二也壬子節十三也辛卯節十四也庚午
節十五也己酉節十六也戊子節十七也丁卯

三

知日

在東

積年為

積有六

十除之

部十八也丙子部十九也乙酉部二十也是一

紀之數終而復始後紀還然今乾鑿度入天元

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以紀之法一

千五百二十歲除之得一千八百一十五紀餘

有四百八十歲即是入後紀之年其初年還歲

甲寅日甲子以甲子癸卯壬午辛酉庚子己卯

等六部除之餘有二十四年即是入戊午部二

十四年更加五年為二十九年受赤雀之命若

推太歲即以六十除積年其受命之年太歲在

戊午若欲知日之所在乘積年爲積日以日行
一帀六十除之得日之所在

五文王伐崇後行王事故皇矣有類祭

皇矣說伐崇之事而云是類是禡王制云天子
將出征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然則類者祭
天之名未稱王而得祭天者文王於伐崇之後
尋即稱王於時天期已至崇又大敵雖未稱王
已行王事故類禡也文王雖稱王改正統得行
其統內六州而已禮記大傳白牧之野武王之

六

變又引

大傳召

誥非文

王始改

正朔

大事改正朔易服色謂克紂之後又復頒布使天下徧知之猶未制禮未是大定故召誥云惟二月三月注云當爲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

七 文王得大公之季及大公始進諸儒各異書傳云散宜生南宮括闕天三子相與學訟於太公四子遂見西伯於羗里是文王被囚之年得太公也史記齊世家云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伐崇密瀆大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

上傳及
字從系

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則是斷虞芮之前得
太公也皇甫謐以爲未受命時已得太公羣言
不同莫能齊一案左傳稱呂伋爲王舅則武王
之后太公女也文王受命六年武王已八十二
矣不應此時方取正室且文王於今年得之明
年即崩以人情準之未應便爲武王取其女也
又書傳之美太公言其翼佐文武身有殊勲世
祿太公以表東海以其有大功故也若伐崇之
後方始得之則文王於時其年已就太公無所

文王受

武王八

十二不

應姜要

邑姜

宣其力亦何功業之有乎若武王承父舊基太
公因人成事牧野一戰賢聖多矣杖鉞之勞不
足稱述而使經傳之文褒揚若此六年始得深
可感矣齊世家云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魚
釣于周西伯出獵得之或曰太公嘗事紂紂無
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
曰呂尚隱海濱周西伯拘姜里散宜生等知而
招尚曰吾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焉言呂尚所
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爲文武師司馬遷駢語古

今良亦勤矣尚不能知其事周所由安能知得
之年月

九文王勤德致令問陳利以賜子孫

毛以爲亶亶乎勉力勤用明德不倦之文王以
勤行之故有善聲譽爲人所聞日見稱歌不復
已止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子孫於是又載行
周道致有天下以此德澤流之後世維文王孫
之與子皆受而行之維文王孫之與子不問本
宗支子皆得百世相繼言由文王功德深厚故

福慶

以哉

載

造始周

國古字

載

通

福慶延長也鄭唯以哉為始侯為君為異哉與
載古字通用中庸言哉者培之注引上三之載
是其通也以其通用故云哉載也哉始侯君釋
詁文也以文王受命創為天子宜為造始周國
君其子孫故易傳也受天之命本由明德其用
明德即陳錫是也以能敷陳恩惠之施故得受
命造周令長世稱誦是用明德而致令聞不已
也昭十年左傳曰陳錫載周能施也夫故知陳
恩惠之賜以施予也宣十五年左傳亦引此詩

乃云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是造始周國也
既造周國當子孫嗣之故天下之民君其子孫
適爲天子庶爲諸侯皆百世也

十 封國固當世卿大夫有大功乃得世

郊特牲及士冠禮云繼世以立諸侯象賢則封
爲國君固當世矣其卿大夫有大功乃得世也
王制言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注云選賢置之
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又曰大夫不世
爵注云謂縣內及列國諸侯爲天子大夫者不

公而曰

食舊德

三

卿大夫

得世祿

有大功

將命亦

世位

世爵而世祿辟賢也又曰諸侯之大夫不世爵

祿也公羊傳曰世卿非禮則卿大夫正法不得

世也異義卿得世又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則

權并一姓妨塞賢路專政犯君故經譏尹氏齊

氏崔氏也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

為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

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謹案易爻位

三為三公三為卿大夫曰食舊德食舊德謂食

父故祿也尚書曰古我先王既且乃祖乃父胥及

三

卿大夫

得祿

有大功

命亦

位

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
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侯世謂卿大夫詩
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
仕者世祿知周制世祿也此許氏亦以卿大夫
世祿爲常雖以世祿爲常而有大大功德亦得世
位故裳裳者華刺幽王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
世鄭箴膏肓云公卿之世立大大功德先王之命
有所不絕者是大功特命則得世位也

四

思皇多士傳箋皆以皇爲天

臣能幹事則國以久安故歎美之此濟濟然多
威儀之衆士文王以之安寧言文王得賴此臣
之力思語辭不爲義皇與多士連文能生多士
唯天乃然皇者天號故皇爲天也王肅云言天
思周德至盛故爲生衆士於此周國王國能生
此衆美之士維周以之爲損幹也箋猶謀釋詁
文以思之爲辭止在句末今句首言之不宜爲
辭故易傳以明此思皇多士是世顯之人復思
使皇天更生多賢也

五十 此敬止止爲辭大學緇衣各有義

直言光明之德不言止則止爲辭也大學引此詩注云敬其所以自處止緇衣亦引此注云敬其容止者彼各有所證故與此不同也此言緝熙敬止明有緝熙之德者敬其光明之德

文王 詩作於成王時故追言商孫子歸周王肅云商之孫子有過億之數天旣命文王則維服于周盛德不可爲衆毛於上章訓侯爲維則其意如肅言也文王所得六州而已殷之同

姓未必有歸之者況其子孫乎而云不億者此
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本而美之耳非
實事也言天既命文王之後乃爲君於周之九
服之中言其貴者耳其數既多亦有不爲君者
也

田殷士服殷冠助周祭見天命無常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則見天命之無常也箋云
無常善則就之惡則去之殷士履敏裸將于京
厥作裸將常服黼皐殷士殷侯也膚美敏疾也

裸灌也。周人尚臭，將行京大也。黼白與黑也。哱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箋云：殷之臣壯美而敏，來助周祭，其助祭自服殷之服。明文王以德不以彊。

禮舉裸將以表祭事，不必專助行裸。

宗廟之祭以裸為主，於禮王正裸而后亞裸，則裸將主人之事矣。而云助行灌者，天官小宰凡祭祀贊裸將之事。注云：又從太宰助王裸，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言太宰贊王，小宰贊太宰是。

子孫 夙

裸將之事有臣助之矣此周人尚臭舉裸將以表祭事見殷士助祭耳不必專助行裸也

二十

天位而又殷適使教令不達四方

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忱信也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也挾達也箋云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今紂居天位而又殷之正適以其爲惡乃棄絕之使教令不行於四方四方共叛之是天命無常維德是子耳言此者厚美周也

十一 摯仲氏任摯國任姓仲中女本其未嫁

以文勢累之任姓仲字故知摯爲國也以下言
大任婦人稱姓故知任爲姓仲者中也故言之

大任者
秦

六

中女此言任下言大任者此本其未嫁故詳言
其國及姓字下言已嫁以常稱言之禮婦人從

姜任以

夫之謚故頌稱大妣爲文母大任非謚也以其

尊之稱

尊加于婦尊而稱之故謂之大姜大任大妣皆

大或稱

稱大明皆尊而稱之唯武王之妻左傳謂之邑

已姜姓

姜不稱大蓋避大姜故也

三九 曲禮生妻死嬪然生亦有嬪稱

嬪婦釋親文下曲禮云生曰妻死曰嬪此生而言嬪者周禮立九嬪之官婦人有德之稱妻死其夫以美號名之故稱嬪也若非夫於妻傍稱女婦有德雖生亦曰嬪故書曰嬪于虞亦是生稱之也京大釋詁文王肅云唯盡其婦道於大國耳述毛爲說也

四六 文王可言京王季亦言京蓋地名

箋易傳者以言於京是於其處所不得漫言於

大王肅以爲大國近不辭矣上篇述文王受命
之事而云裸將于京可得以爲京師此王季時
爲諸侯之子孫耳追崇其號得謂之王不得節
以其居爲京師也孫毓以爲京師又不通矣思
齊曰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此云來嫁于周曰嬪
于京下章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皆周京並言
明俱是地矣周是大名明京是其中小別也當
時殷商爲天下大號而言曰彼爲有所從來之
辭以商對周故知自其畿內也

四 天命既集文王爲生配於氣勢之處

箋云天監視善惡於下其命將有所依就則豫
福助之於文王生迥有所識則爲之生配於氣
勢之處使必有賢才謂生大妣正義氣勢之處
止謂洽陽渭溪是也名山大川皆有靈氣嵩高
曰維嶽降神生甫及中水亦靈物氣與山同詩
人述其所居明是美其氣勢

五 問名而得大妣既定祥又親迎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嘉美也箋云文王聞大妣

之賢則美之曰大邦有子女可以爲妃乃求昏
大邦有子覩天之妹覩磬也箋云旣使問名還
則卜之又知大妣之賢尊之如天之有女弟文
定厥祥言大妣之有文德也祥善也箋云問名
之後卜而得吉則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使納
幣親迎于渭言賢聖之配也箋云賢女配聖人
得其宜故備禮也

六九

覩天之妹覩訓磬喻如天有女弟

此覩字韓詩文作磬則覩磬義同也說文云覩

喻也詩云俎天之妹謂之譬喻即引此詩箋云
尊之如天之有女弟與譬喻之言合蓋如今俗
語喻物云磬作然也

四此詩僅見五禮既親迎明請期可知

春秋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不言納徵者
禮以著義而爲之立名故謂之納徵春秋君及
大夫之行當指其所爲之事故言納幣何休因
此言春秋質也箋上有問名卜而得吉即納吉
也定其吉祥爲納幣也下有親迎是四禮見矣

三

以取

大以事

文王身

無納采與請期者詩人之作舉其大綱非如記注能備言其事上箋云求昏者即是納采也唯請期之文不見耳既親迎明請之可知也六禮納采納吉納徵三禮言納餘不言納者以問名請期親迎皆須復名而後可言其名既復不須以納配之采也吉也徵也三者皆單是夫氏於女之禮故加納見行之於彼也箋以此章言取大妯之事皆文王身為主孫毓云昏禮不稱主人母在則命之此時文王纔十三四孺子耳王

爲主孫

季尚在豈得制定求昏之事如毓之言非無理矣鄭必以文王爲主者文王之娶時實幼少但聖人有作動爲模範此詩歌之大雅以爲正法主於文王之身不復繫之父母耳非謂其時不是父母制之也

四公羊鄭氏天子亦親迎與左氏異

六禮唯親迎爲重迎尚身親之餘禮行之可知故言備也文王雖人子時事在雅則天子法天子當親迎故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娶皆親

迎左氏說王者尊無體敵之義故不親迎鄭駁
之云大妣之家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迎
于渭即天子親迎明矣天子雖至尊其於后猶
夫婦也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
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
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
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
謂已重乎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
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意以此爲天子之法故

引之以明天子當親迎也

造舟比舟爲梁因文王遂爲天子制

天子造舟至特舟皆釋水文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舟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併兩船曰方舟一舟曰特舟孫炎曰造舟比舟爲梁也維舟連四舟也然則造舟者比船於水加板於上即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維舟以下則水上浮而行之但船有多少爲等差耳禮天子乃得造舟云天子造舟周制也

殷時卜有等制知者若先有等制則下不僭上文王雖欲重昏禮豈得僭天子乎若僭天子爲罪則六於時人主誰肯聽之以此知殷時未有等制文王敬重昏事始作而用之後世以文王所用故制爲天子法耳

一 莘國之長子續女事謂大妣繼大任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子維行續繼也莘大妣國也長子長女也能行大任之德焉箋云天爲將命文王君天下於周京

之地故亦爲作合使繼大任之女事於莘國莘
國之長女大妣則配文王維德之行此莘猶上
摯也婦人所繫國姓而妣是其姓則莘是其國
故云莘大妣國也續女者言能繼行女事故知
長子長女喪服注云言子兼男女是也婦之所
繼唯繼姑耳繼姑而言維行故知能行大任之
德也

武王伐殷歲月日辰星五位合三所

歲月日辰星五者各有位謂之五位星日辰在

保左命

爾鄭注

五位三

五

北歲在南月在東居三處故言三所此事在於
外傳周語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
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
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顛頊之所建也帝嚳受
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
焉則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
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
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
是五位三所而用之韋昭云五位歲月日辰星

也三所逢公所憑神也周分野所在也后稷所
經緯也案其文云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歲
之所在月之所在言五位三所謂五物在三處
當以此五在爲三所不得以所字充之若必以
所字充之則周之分野不言所也又正合五位
則五物皆助若三所唯數逢公則日之與辰不
助周矣韋昭之言非也周語唯有此言而古曆
廢滅劉歆作三統曆以考之頗有其次故韋昭
王肅等皆據而言焉漢書律曆志曰三統上元

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歲在鶉火
張十三度故傳曰歲在鶉火師初發以穀十一
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
亥也月在房五度房為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
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
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辰星始見於
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逮師戊午度于盟津盟津
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渡明
日己未冬至辰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

五物助

周者

武王上

應天章

於發女天龍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龍是劉歆所
考之事也此天之五位所以得助周者以辰星
在須女八度日在箕七度日月合辰斗前一度
謂在箕十度也此三者皆在東北維東北水木
交際又辰星所歷建星及牽牛皆水宿顓頊水
德而王帝嚳以木受之今周亦木德當受殷水
星與日辰在其位當如帝嚳之代顓頊是一助
也又天龍一名玄枵齊之分野大姜之祖有逢
伯陵者殷之諸侯封之齊地逢公之死其神憑

焉我周出於姜姓爲外祖所佐是二助也歲星
在張十三度鶉火之次周之分野歲星所在利
以伐人是三助也月在房五度房心爲大辰大
辰農正而農事起謂之農祥后稷播殖百穀月
在農祥之星則月亦佑周是四助也以於伐紂
之時有此五物助周武王能上應天意合而用
之故謂協和也此五位所在星宿度數自非用
筭無以推之又鄭注尚書爲文王受命武王伐
紂時日皆用殷曆劉向五紀論載殷曆之法唯

有氣朔而已其推星在天龜則無術焉

四 殷商如林之旅不爲紂用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與旅衆也如林言衆而不爲用也矢陳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箋云殷盛合其兵衆陳於商郊之牧野而天乃予諸侯有德者當起爲天子言天去紂周師勝也正義曰周本紀云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拒武王武王使師尚父以大卒馳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欲武王之亟入

紂師皆倒戈以戰以鬪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是衆而不爲用

三 疏引太誓師乃鼓譟云云 今無此

闕官

云云

是戒武王使無貳心伐紂之事本出

武王之心詩人反言衆人之勸武王見其勸戰之甚太誓昌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於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是樂勸武王之事

六 傳以駟駮駮馬白腹上周下駮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駮彭彭洋洋廣也煌煌

三七

箋言武

王戰地

寬廣兵

車鮮明

馬彊

三八

公羊善

泓戰文

明也駟馬白腹曰駟言上周下邈也箋云言其

戰地寬廣明不用權詐也兵車鮮明馬又彊則

暇且整正義成十六年左傳欒鍼說晉國之勇

云好以衆整又曰好以暇牧誓注云好整好暇

用兵之術是兵法貴閑整也此說武王之師尚

父爲佐則牧野之戰不用權詐矣僖二十二年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左氏以其不用子魚之計

至於軍敗身傷所以責襄公也而公羊善之云

雖文王之戰亦不是過鄭箴膏肓云刺襄公不

王不遇
鄭楚

唐德不量力引考異郵云襄公大辱師敗於泓
徒信不知權調之謀不足以交鄰國定遠疆也
此是譏師敗也公羊不譏逆考異郵矣是德均
力同富勝也

四何休以狂狡近古道鄭譏之

在軍之士則聽將之命不得縱舍前敵曲為小
仁宣二年宋鄭戰于大棘左傳曰狂狡輅鄭人
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
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

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類也何休以爲狂狡近於古道鄭箴魯旨云狂狡臨敵拘於小仁忘在軍之禮譏之

十四 太公呂尚亦號太公望亦云呂牙

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尚者東海上人四伯出獵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而雜師謀云呂尚釣厓注云尚名也又曰望公七年尚立變名注云變名爲望蓋因所呼之號遂以爲名以其道可尊尚之取本名爲號

也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則牙是
其名字也

四 太誓云司馬在前謂太公爲上將

太誓云司馬在前王肅曰司馬太公也司馬非
上卿而云上將者周司馬主軍旅之戒命故上
將爲司馬也

四 傳言疾伐大商會甲日之朝天下清明

以肆爲疾言伐者見清明之速又解會朝清明
爲速疾之意言武王陳師會甲日之朝不終一

朝而為天下清明是其疾也王肅云以甲子昧
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
濁亂之政傳云會甲肅言甲子昧爽以述之

四 箋以會朝清明合旦昧爽

合兵以朝旦清明之時言於時殺紂也引牧誓
證清明之時是昧爽之義牧誓注亦引此詩交
相為證以明其事向也昧爽者爽明也言其昧
之而初明晚則塵昏且則清故謂朝旦為清明
古詩曰清晨登隴首是清亦古今之通語也易

傳者以會者遇值之辭言會朝清明正是會清
明之朝耳詩無甲子之文不當橫爲會甲日清
明與昧爽文協故易之

四古公謂豳公未有家室陶復陶穴而居

箋后稷乃帝嚳之胄封於邠其後公劉失職遷
于豳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縣縣然至大王而德
益盛得其民心而生王業故本周之興云于沮
漆也傳古公豳公也古言久也豳父字或殷以
名言質也古公處豳狄人侵之去之踰梁山邑

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室內曰家。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箋云：古公據文王本其祖也。諸侯之臣稱君曰公。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本其在豳時也。傳自古公處豳而下爲二章發。

四 國語史記不畜遷豳而詩言公劉

周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畜用失其官而自竄于

戎狄之間韋昭云不窋失官去夏而遷於豳豳
西近戎北近狄周本紀亦云不窋末年夏氏政
亂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然
則失職遷豳自不窋始矣言公劉遷豳者案公
劉之篇說公劉避亂適豳其言甚詳不可得而
改而外傳史記皆言不窋奔於戎狄蓋不窋之
時已嘗失官逃竄豳地猶尚往來郃國未即定
居於豳公劉者不窋之孫至公劉而盡以郃民
遂往居焉故本紀又云公劉雖在戎狄間復脩

后稷之業務耕種相地宜百姓從而歸保焉公
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是定國於豳自公劉始
也豳有漆沮之水言居沮漆之地公劉以下常
居沮漆

回 太王已追王今云古公云亶甫必字

以在豳爲公故曰豳公謂之古公言其年世久
古後世稱前世曰古公猶云先王先公也大王
追號爲王不稱王而稱公者此本其生時之事
故言生存之稱也士冠禮爲冠者制字云伯某

甫曾亦稱甫故知字也以周制論之甫必是字
但時當殷代質文不同故又爲異說

四 太王避狄遷豳於禮非其義是

曲禮下曰國君死社稷公羊傳曰國滅君死之
正也則諸侯爲人侵伐當以死守之公劉遭夏
人之亂而被迫逐若顧戀疆宇或至滅亡所以
避諸夏而入戎狄也大王爲狄人所攻必求土
地不得其地攻將不止戰以求勝則人多殺傷
故又棄戎狄而適岐陽所以成三分之業建七

百之基雖於禮爲非而其義則是此乃賢者達節

四古無曠土而公劉大王得舉國擅徙

王制稱古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故曰無曠土無游民而公劉大王得擇地而遷又無天子之命諸侯得舉國擅徙者王制所云平世大法法不恒定世有盛衰王政既亂威不肅下迫逐良善無所控告戎狄內侵莫之抗禦故不待天子之命可以權宜避之

以其政亂故有空土。公劉大王得擇地而遷焉。且古者有附庸閑田，或可先是閑處也。既往遷之人，居成國後有明主因而聽之也。

四 幽未有家室，豈十世內常穴居。

說文云：穴，土屋也。覆地室也。則覆之與穴俱土室耳。故箋辨之云：覆者於地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公劉始遷於幽，比至古公將歷十世，公劉云於幽斯館，則幽有宮館也。書傳略說稱蒼老謂大王曰：不為宗廟乎？是幽地有寢廟也。下云

作廟翼翼故此言未有寢廟下云俾立室家故
此言未有家室以爲立文之勢耳其實有幽之
時亦有宮室七月云入此室處即幽事也不然
豈十世之內常穴居乎但幽近西戎處在山谷
其俗多復穴而居

五 茶苦菜董烏頭孃姬寘董於肉

茶苦菜釋草文楚光曰苦菜可食也內則曰董
萱枌榆則董是美菜非苦茶之類釋草又云芟
董草郭璞曰即烏頭也江東人呼爲董晉語孃

將譜申生寘鳩於酒寘董於肉賈逵曰董鳥頭也然則董者其鳥頭乎

五契龜謂以楚燂置于燂既灼龜乃開兆

契開者言契龜而開出其兆非訓契爲開也春秋董氏掌共燂契以待卜事注云士喪禮曰楚燂置于燂在龜東楚燂即契所用灼龜也燂謂炬其存火也士喪禮注云楚荆也然則卜用龜者以楚燂之木燒之於燂炬之火既然執之以灼龜故箋云契灼其龜而卜之既契乃開出其

兆故春官卜師掌開龜之四兆注云開謂出其
占書也是既契乃開之

宣慰止左右是作邑宣畝言徧發土地

正義曰以宣在疆理之下乃畝之上疆理既定
乃宣於田畝時耕曰宣宣訓爲徧也發也天時
已至令民徧發土地故謂之宣慰止左右文在
築室之下明其皆是作邑之事乃左右而處之
據公宮在中民居左右故王肅云乃左右開地
置邑以居其民與鄭同也疆理是一宣畝亦同

四

離

遠

四百

里

去

四百

但作者以乃間之而足句耳故箋通解之云乃

疆理其經界乃時耕其田畝也民性安土重遷

離居或有所悔言從西方往東之人皆於周執

事競出力明其勸樂於是皆無悔心也幽在周

原西北而經言自西便是從其正西而來故辨

之云幽與周原不能為西東據主周之時從水

洧而言也鄭志張逸問幽與周原不能為東西

何謂答曰幽地今為栒邑縣在廣山北沮水西

有涇水從北西南行正東方得周故言東西云

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豳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如志此言發豳西南而行從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以適周也時耕曰宣無他文也鄭以義言之耳

四

召司空司徒立公卿室家依繩而築

正義曰民既得安止乃立國家宮室於是乃召司空之卿令之管度廣輪乃召司徒之卿令之與聚徒役使之立公卿之室家之位處也然管度位處以繩正之其繩則方正而直矣依此繩

之處起而築之以繩縮束其板二滿築訖則升下於上以相承載作此宗廟翼二然而嚴正言能依就準繩墻屋方正也

五后稷封邰爲上公大王當有三卿

司空之屬有匠人其職有營國廣狹之度廟社朝市之位是司空掌營國邑也司徒之屬有小司徒其職云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是司徒掌徒役之事也以此二卿各有所掌故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也位處者即匠人所謂左祖右社

面朝後市之類是也。后稷封郃爲上公。孟子稱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大王之時以殷之大國當立三卿，其一蓋司馬乎？時不召者，司馬於營國之事无所掌也。

揀度築削言百姓勸役

揀之陬_二度之薨_二築之登登削屢馮_二揀藁也。陬_二衆也。度居也。言百姓之勸勉也。登_二用力也。削牆鍛屢之聲。馮_二然箋云揀揀也。度猶投也。築牆者揀聚壤土盛之以藁而投諸版中。

擊鼓調大鼓側有應擊胡擊

百堵皆興擊鼓弗勝皆俱也擊大鼓也長一丈二尺或擊或鼓言勸事樂功也箋云五版爲堵興起也百堵同時起擊鼓不能止之使休息也凡大鼓之側有小鼓謂之應擊胡擊周禮曰以擊鼓役事

毛於臯應言致於大社言遂與鄭異

廼立臯門臯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王之郭門曰臯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

正也美大王作郭門以致臯門作正門以致應
門焉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臯門朝門曰應門
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廼立冢土戎醜
攸行冢大戎大醜衆也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
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美大王之
社遂爲大社也箋云大社者出大衆將所告而
行也春秋傳曰屬宜社之肉正義曰下傳云冢
土大社美大王之社遂爲大社則毛意以大社
者天子社名諸侯不得稱大社也冢土非諸侯

之社則臯應非諸侯之門故云王之郭門曰臯
門王之正門曰應門是諸侯之郭門不得名臯
門諸侯之正門不得名應門也大王實非天子
而以臯應言之者美大王作郭門以致臯門作
正門以致應門言大王作郭門正門耳在後文
王之興以為臯門應門雖遷都於豳角岐周舊
制故云致得為之也此言以致臯門下云遂為
大社致者自小至大之辭遂者從本嚮末之稱
皆言大王所作文王因其制度增而長之以為

天子之制故云致耳毛所以爲此說者蓋以明
堂位云虛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
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臯應故以臯應爲正門
之名也郭門者宮之外郭之門以應門不言宮
明與郭門比爲宮門也正門謂之應門釋宮文
孫炎曰謂朝門也毛以諸侯之門不名臯應與
鄭別耳而郭門爲宮之外門正門爲朝門亦與
鄭不異也

四諸侯門名庫雉制如臯應

門

宋有

門衛有

庫門大

王亦自

諸侯門

鄭以檀弓云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春秋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是魯有庫門雉門也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是則名之曰庫雉制之如皐應魯以周公之故成王特褒之使之制二兼四則其餘諸侯不然矣襄十七年傳宋人稱皐門之哲諸侯有皐門也諸侯法有皐應大王自爲諸侯之制非作天子之門矣故云諸侯之宮外曰皐門朝門曰應門文王世子云至於寢門是內有寢門也明堂位

云天子臯門天子應門顧命云二伯率諸侯入
應門是天子亦有臯應故爲天子之宮加之以
庫雉也家語云衛莊公易朝市孔子曰繹之於
庫之內失之矣則衛有庫門魯以周公立庫而
衛亦有庫門者家語言多不經未可據信或以
康叔賢亦蒙褒賞故也謂應門爲朝門內爲寢
門一曰路門以朝位在應門之內路寢在路門
之內故繫而名之諸侯三朝臯門之內雖有外
朝議大疑問衆庶乃往不常在焉故不得朝名

其君日出所視與羣臣法事之朝在應門之內
故以應門為朝門也

六 箋引春秋傳蜃宜社之肉今無此文

春秋傳曰蜃宜社之肉言此者證宜為祭社之
名三傳皆無此文而言傳曰衍字也閔二年左
傳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蜃于社成十三年左
傳曰成王受蜃於社不敬以祭社之肉盛之蜃
器而賜之故說者皆以蜃為宜祭於社之肉箋
但取其意

穀樸

三行道充矣充成蹊之貌

宣十一年左傳曰牽牛以蹊人之田則蹊者先無行道初爲徑路之名充是成蹊之貌

三槩燎祀司中司命鄭以槩爲祭天及辰

知此爲祭天者以下云奉璋峨峨是祭時之事則此亦祭事槩之與大宗伯槩燎文同故知爲祭天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槩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彼槩燎之文唯施用於司中司命此祭皇天上帝亦

言擯之者彼云擯祀實柴擯燎三者比是祭天神
之禮俱是燎柴升煙但神有尊卑異其文耳故
注云擯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三
祀皆積柴實牲體為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
以報陽也是其禮皆同故得為擯之也春官神
仕之職相二年左傳皆有三辰之文即宗伯所
云日月星辰是也此章言祭之之事祭天則大
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可兼及日月而摠言三辰
以為兼及星辰者以其俱在天神皆用柴祭擯

一四

在紫

之限

而覲禮

為埋

之祭

文可以兼之故通舉焉此及宗伯月在紫燎之
限則月為天神當以煙祭覲禮云祭天燔柴祭
地瘞注云燔柴祭天謂祭日也則祭地瘞者謂
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又以月為地神
而從瘞埋之祭者彼注又云月者太陰之精上
為天使然以天使從天以陰精又從地故以祭
月有二禮月之從埋唯此會同告神一事而已
其餘皆從實柴故宗伯定之以為天神也

五 文王未月祭天之禮

文王受命稱王必當祭天其祭天之事唯肇禋
與是類見於詩文王未定天下不宜已祭圓丘
所以言稷配蓋郊也何則周公制禮始禘嘗而
郊稷祖文而宗武若文王已具其禮當便誰配
之以此知文王之時未具祭天之禮

六 左右奉璋毛謂任賢得助鄭助祭

毛以為文王能任賢為官助之行禮濟濟然多
容儀之君王其行禮之事則左右之臣奉璋而
助行之此臣奉璋之時其容儀峨峨然甚盛壯

矣乃是俊士所宜爲臣奉璋是其能官人也鄭
以此章說宗廟之祭賢臣助之言濟濟然其臨
祭祀敏美之君王其祭之時親執圭瓚以裸其
左右之臣奉璋瓚助之而亞裸奉璋亞裸之時
容儀峨峨然甚得其禮此奉璋之事俊士之所
宜行也宜以助祭是官得其人也

六王肅未有名璋瓚爲璋王基駁之

鄭以臣行禮亦執圭璧無專以璋者禮圭以進
君璋以進夫人則圭當統名不得言璋論語說

孔子執圭是其事也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瓚也以璋言之故知璋是璋瓚王肅云本有圭瓚者以圭爲柄謂之圭瓚未有名璋瓚爲璋者王基駁云郊特牲曰灌以圭璋與此云奉璋峨峨皆有明文故知璋爲璋瓚矣祭之用瓚唯裸爲然故云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即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伯執璋瓚亞裸是也

傳六師即六軍鄭云穀末之制

周王子邁六師及之天子六軍箋云子往邁行
及與也周王往行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
爲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周禮
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正義曰瞻彼洛矣
云以作六師常武云整我六師皆謂六軍爲六
師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今周王不以軍
而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故也若如周
禮夏官序云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也詩
爲大雅莫非王法造舟爲梁裸將于京皆是天

子之禮而此必爲殷末之制者以詩人之作
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若是當時實事文
王未必已備六軍臨碩并引詩三處六師之文
以難周禮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
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摠言三文六師皆
云六軍是亦以此爲六軍之意也又易師卦注
云多以軍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爲名師者
舉中之言然則軍之言師乃是常稱不當於此
獨設異端又其誓云乃召六卿注云六卿者六

三軍此

變言殷

末

望麓

軍之將公劉箋云邵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三軍
表誓言注云六軍之兵東行皆在周禮之前鄭自
言有六軍三軍之法何故於此獨言殷末當是
所注者廣未及改之耳

七 縣旱麓生民等詩與序不同

縣言文王之興本由大王而經有文王之事此
言受祖而經皆說祖之得福其言不及文王者
詩者志也各言其志故辭不可同生民周公成
王之雅也維清執競時邁思文周公成王之頌

也其文皆無周公成王之事以其光揚祖業足
爲子孫之美故其辭不及

楛可織爲箱筥亦爲釵

周語韋昭注云榛似栗而楛木名陸璣云楛其
形似荆而赤莖似著上黨人織以爲牛筥箱器
又屈以爲釵故上黨人調曰問婦人欲買楛不
謂竈下自有黃土問買釵不謂山中自有楛

棗周語旱麓之榛楛殖君子得樂易

周語引此一章乃去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

得以樂易千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土藪
澤肆逸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之匱君子將
險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有焉毛依此文以爲
義彼韋昭注云王者之德被及榛楛陰陽調草
木盛故君子以求祿其心樂易矣用此傳爲說
然則此外傳正文而箋易之者以陰陽和山藪
殖自然民豐樂矣立君所以牧民美人君之德
當以養民爲主不應捨民弗言而唯論草木是
必以木旣茂盛民亦豐樂外傳引其本經遺其

興意毛傳理雖不謬於作意未盡故筭申而備
之

傳意黃金飾瓚流爲鬯筭直云秬鬯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
流鬯也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筭云瑟絜鮮
貌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
青金爲外朱中央矣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
伯以功德受此賜正義曰瓚者器名以圭爲柄
圭以玉爲之指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謂之圭

云云金

所以飾

俗本無

飾字誤

璜故云玉璜圭璜也璜者盛鬯酒之器以黃金
爲勺而有鼻口鬯酒從中流出故云黃金所以
流鬯以器是黃金照酒亦黃故謂之黃流也箋
直以秬鬯爲黃流者秬黑黍一秬二米者也秬
鬯者穰秬爲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
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黃金色酒在器流
動故謂之黃流易傳亦有以言黃流在中當謂在
璜之中不謂流出之吐呵而璜中赤而不黃故知
非黃金也

四十一 玉人以璋狀說璜形典瑞引漢禮璜槃

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
黃金勺青金外朱中央鼻寸衡四寸注云射琰
出者也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也衡橫字謂
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璜故說璜之狀以璋
狀言之知三璋如玉璜者以彼上文云裸圭尺
有二寸有璜以祀宗廟更不說璜形明於三璋
之制言之故知同也又春官典瑞注引漢禮璜
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璜如

勺爲槃以承之也天子之璜其柄之圭長尺有二寸其賜諸侯蓋九寸以下

云鄭不見孔叢之書言王季爲西伯亦同

鄭不見孔叢之書其言帝乙之時或當別有所據故譜亦然尚書西伯戡黎注云文王爲雍州之伯在西故謂之西伯則以文王爲州牧故楚辭天問云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云文王爲雍州牧此王季爲西伯亦當爲雍州牧也

云毛以上下祭釋鳧魚鄭云惡人遠而民安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上下察也箋云鳶鷂之類鳥之貪惡者也飛而至天喻惡人遠去不爲民害也魚跳躍于淵中喻民喜得所毛以爲大王王季德教明察著於上下其上則鳶鳥飛至於天以遊翔其下則魚皆跳躍於淵中而喜樂是道被飛潛萬物得所化之明察故也能化及上下故歎美之言樂易之君子大王王季其變化惡俗遠此不新作人言其近新作人也鄭上二句別具箋

七 大任媚大姜大妣嗣大任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齊莊
媚愛也周姜大姜也京室王室也箋云京周地
名也常思莊敬者大任也乃爲文王之母又常
思愛大姜之配大王之禮故能爲京室之婦言
其德行純備故生聖子也大姜言周大任言京
見其謙恭自卑小也大妣嗣徽音則百斯男大
妣文王之妃也大妣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箋
云徽美也嗣大任之美音謂續行其善教令

大姒十子左傳史記世紀名同次異

定六年左傳云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大姒為周公康叔之母是文王之妃也又解大姒一人而有百男之意以大姒一人有十子不妬忌而進眾妾則宜有百子能有多男為國之屏翰是婦人之美事故言為大姒之德也定四年左傳曰武王之母弟八人是通武王與伯邑考為十子也其各則左傳又云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空聃季為司空通武王伯邑考為五

人又曰五叔無官則其餘五者皆字叔又曰曹
為伯旬非尚年也則曹叔振鐸是康叔聃季之
兄也又管蔡霍為三豎蔡與衛爭長明其皆母
弟也邠於富辰之言在蔡霍之間五叔者其曹
與管蔡邠霍乎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
第十人母曰大妣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
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
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邠叔武次曰霍叔
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叔季載其次不必如此

其十子之名當然也皇甫謐云文王取大妣生伯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郕叔武次霍叔慶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封次聃叔季載其名與史記皆同其次則異不知謐何所據而別於馬遷也左傳富辰之言曹在衛聃之下不以長幼為次則其弟無明文以正之

祀傳宗公宗廟之神箋謂順大臣

傳宗公至洞痛正義曰書序云班宗彞中庸云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為宗又下頻言神罔則宗

聖詢

虞夏

虞夏

至鄭

別有

公是宗廟先公故云宗神也恫痛釋言文王肅
云文王之德能上順祖宗安寧百神無失其道
無所怨痛經傳未有以宗廟之神爲宗公者也
晉語云文王於是子用四方之賢良其即位也
詢於八虞度於閔夫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
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意寧百神而柔和
至鄭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彼正論文王
之事先言諮訪後言安神乃引此詩以證之則
惠于宗公是順臣可知故易之彼注賈達唐固

皆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辛男尹侯蔡公原
公也案論語有八士鄭以爲周公相成王時所
生則不得爲文王所詢如鄭意則別有八士賢
人在虞官矣

寡妻訓少御訓迂訓馭

寡非無夫之稱故以爲少適妻唯一故言寡也
釋詁云迂迎也但書傳諸御字亦得爲迂故毛
讀爲迂訓之爲迎王肅云以迎治天下之國家
箋以上言大妣之賢今言寡妻當是賢之意故

四

書

武

寡

兄

以爲寡有之妻言其賢也鄭讀御爲馭以御者
制治之名故爲治也易傳曰言迎於家邦則於
義不通若如玉肅之言則是橫益治字引書乃
寡兄勗康誥文周公戒康叔謂武王爲寡有之兄也

文王不聞亦式傳言性與天合

傳言性與天合正義曰傳言性與天合則是說
文王之身式訓爲法也王肅云不聞道而自合
於法無諫者而自入於道也然

毛詩要義卷第十六上終

皇矣

一 文王之詩而言美周經

正義曰作皇矣詩者美周也以天監視善惡於下就諸國之內求可以代殷爲天子者莫若於周實文王之詩而言美周者周雖至文王而德盛但其君積世行善不獨文王以經有大伯王季之事故言周以廣之

二 國殷夏四國四方鄭謂二國殷崇

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一國

般夏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居也
箋云二國謂今般紂及崇侯也正長獲得也四
國謂密也阮也祖也共也度亦謀也般崇之君
其行暴亂不得於天心密阮祖共之君於是又
助之謀言同於惡也正義曰叙言天監代般則
二國當論紂事一紂而言二國則是取類而言
故以二國爲般夏謂般紂夏桀也紂旣喪般桀
亦亡夏其惡旣等故配而言之猶嵩高之美申
伯而及甫侯也二國言此四國言彼此旣爲惡

則彼當為善故言彼彼有道也桀紂身為天子
明所從者非法四國故為四方有道之國也孫
毓云天觀衆國之政求可以代殷之人先察王
者之後故言商而及夏夏者夏禹之世時為二
王之後者不得追斥桀也桀亡國六百餘年何
求於將代殷而惡之乎或以毓言為毛義斯不
然也箋以此詩陳事上下相成七章云以伐崇
墉不言崇罪則罪狀於此見之即不獲是也叙
云代殷下言伐崇故知二國謂今紂與崇侯虎

也五章云密人不恭侵阮徂共也說文王之伐四國謂密阮徂共四國違義見伐則是與紂同謀

三 殷亦稱國如祿父稱公子平王列國風之類

崇侯乃是人臣而得與紂稱爲二國者紂乃亡國之主可以同之崇侯也何則大誓曰獨夫紂謂紂爲獨夫非復爲天子也書叙云繼公子祿父以祿父爲公子則同紂於國君也平王天命

耆音巨
反

未改忝離列於國風春秋周鄭交質君子謂之
二國是紂與崇侯可稱二國也

四 上帝耆之傳為惡箋為老言須暇之

耆者老也人皆惡己之老故耆為惡也王肅云
惡桀紂之不德也箋耆老以憎己是惡故耆不
為惡禮稱六十曰耆是耆為老也須待也天以
二國雖惡猶待其改悔而間暇優緩未即憎惡
至老猶不變改上天始憎惡之其所用為惡者
正謂暴虐之政也浸大者其惡漸更益甚也天

五

無形可居假稱意耳故云言天意常在文王所也言須暇者多方云天維五年須夏之子孫注云夏之言暇天覲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年須夏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八年至十三年也之注夏彼言須暇謂武王時須暇紂而未殺此則須暇之言暇而未惡之其意既同故引以爲說

一 天徙就明德以世習常道得居大位

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徙就文王之德也串習夷常路大也箋云串夷即混夷西戎國名也路應

中古患

反又

作患

音

也天意去殷之惡就周之德文王則侵伐昆夷

以應之正義曰毛以為天顧文王而與之居於

是四方之民大歸往之周地險隘樹木尤多競

共刊除以為田宅其攻作之屏除之者其為留

木其為翳木之所也修理之平治之者其為灌

木其為樹木之處也啓拓之開闢之者其為樺

木其為樗木之地也攘去之剔翦之者其為檠

木其為柘木之材也各各刊除材木以自居與

是樂就有德之甚也帝所以徙就文王之明德

德

留

平

樺

言就

以串
夷為混
夷患中
國者

而顧之者以其世習於常道則得居是大位也
天既顧而就之又為生賢女立之以為妃今當
佐助之內有賢妃之助其受命之道既堅固也
言天助自遠非始於今也鄭唯串夷載路為異
鄭以詩本為患故不從毛采薇序曰西有昆夷
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故患夷則昆夷也
出車云薄伐西戎是昆夷為西戎國名也書傳
作畎夷蓋畎昆聲相近後世而作字異耳或作
犬夷犬即畎字之省也路之為應更無正訓鄭

以義言之耳一

九 柞棫拔然松柏允然天意自太伯王季

反備

毛以爲言天顧文王之深乃和其國之風雨善其國內之山使山之所生之木柞棫拔然而枝葉茂盛松柏之樹允然而材幹易直言天之恩澤乃及其草木非徒養其民人而已既人物蒙養天又爲之興作周邦又爲之生明君以作其配是乃自太伯王季之時已則然矣既上本大伯王季因說王季之德維此王季有因親之心

則復有善兄弟之友行言其有親親之心復廣
及宗族也

十詩并言大伯故毛王以適吳事證之

傳以言周世世修德須論王季而已今并言大
伯故解其意從大伯之見王季謂見其生聖子
而讓之故王季得爲君而修德是以本之於大
伯也王肅曰大伯見王季之生文王知其天命
之必在王季故去而適吳大伯沒而不返而後
國傳於王季周道大興

又言王季德比於文德之王無所恨

維此至孫子毛以爲既言王季明大伯之功故
又言王季之德言維此王季之身爲天帝所祐
天帝開度其心令之有揆度之惠也又安靜其
德教之善音施之於人則皆應和其德又能有
監照之明又能有勤施無私之善又能教誨不
倦有爲人師長之德又能賞善刑惡有爲人君
上之度既有君人之德故爲君王於此周之六
邦其施教令能使國人徧服而順之既爲國人

順服則功德有成能擇人之善者從而比之言
其德可以比■上也也以此王季之德比於經
緯天地文德之周王其德無爲人所悔恨者言
文王之德不爲人恨而王季可以比之王季賢
德之大能比聖人以此之故既受天之祉福延
於後之子孫福及於後故文王得受之而起鄭
唯其德靡悔爲異言以王季之德比於文德之
王其比王季之德必無有悔以爲不應比之者
言王季可與聖人爲匹也

十一左傳韓詩王肅皆作唯此文王

此傳箋及下傳九言曰者皆昭二十八年左傳
文彼引一章然後爲此九言以釋之故傳依用
焉毛引不盡箋又取以足之此云維此王季彼
言唯此文王者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即
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
異讀之驗

三傳侵阮徃侵共伐密阮徂非三國

拒大邦之下即言侵阮徂共則侵阮徂共即是

密須拒周之狀故知文王侵此三國徵兵於密
密人拒其義兵也密須紂黨所以文王得徵兵
者杜預云密須今安定密縣則在文王統內書
傳云文王受命三年伐密須則阮徂共又在伐
密之前四年伐混夷仍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則
文王伐此三國之時叛殷之形未著密須在統
內故得徵兵也密須之君雖不達天命亦是民
之先覺者也疑周將叛殷故拒其徵發皇甫謐
云文王問太公吾用兵孰可太公曰密須氏疑

十四

鄭謂阮

祖共為

三國本

魯詩

於我我可先伐之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
君伐之不義太公曰臣聞先王之伐也伐逆不
伐順伐險不伐易文王曰善遂侵阮祖共而伐
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謚雖採撫
舊文傳會為說要言疑於我者未為顯叛文王
得徵兵而不從叛始彰耳三國犯周而文王伐
之是義兵也密須敢拒義兵違其正道是不直
也上言天使文王先平曲直密須不直故文王
伐三國而亦伐密須也王肅云無阮祖共三國

孔晁云周有阮徂共三國見於何書孫毓云案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須大東黎邦崇未聞有阮徂共三國助紂犯周文王伐之之事皆以爲無此三國故訓徂爲往鄭必以爲皆國名者正以下言徂旅徂有師旅明徂是國故知三國與密須充上四國之文事在此詩即成文也於時書史散亡安可更責所見張融云晁豈能具數此時諸侯而責徂共非國也魯詩之義以阮徂共皆爲國名是則出於舊說非鄭之創也

書傳七年年說一事故其言不及阮祖其耳書傳亦無攬抗采微稱攬抗之難復文王不伐之乎鄭之所言非無深趣皇甫謐勤於考校亦據而用之

國傳以無夫我陵等語周人怒密見侵

依其至之王毛以為上既言興師伐密遂天下之心此又本密人不義來侵周人怒密之意言密人之來也依止其在我周之京丘大阜之傍其侵自阮地之疆為始乃升我阮地之高岡眉

十六

依其

以

人見其如此莫不怒之曰汝密須之人無得陳
兵於我周地之陵此乃我文王之陵我文王之
阿無得飲食我周地之泉此乃我文王之泉我
文王之池言皆非汝之有不得犯之民疾密須
如是故文王遂往伐之征密既勝文王於是謀
度其鮮山之傍平原之地此地居岐山之南在
渭水之側背山跨水營建國都乃爲萬邦之所
法則下民之所歸徃言其怒以天下爲心其伐
與百姓同欲別起都邑爲萬民之王鄭以爲上

言怒

國自

既疆始

言怒而出兵此言征伐之事言文王之所徵發
不用多兵但取依居其在京地之衆爲一旅之
人以此而徃侵自阮國之疆爲始既至阮國乃
登我所伐得者阮國之高岡以望之阮國之兵
衆纔始望之未嘗交戰而此國之兵莫不驚走
無敢當我陵無敢當我阿者無敢飲我泉無敢
飲我池者因此而徃伐徂共密須皆克之矣既
兵不見敵者知己德盛威行可以遷徙都邑安
定民心乃始謀居於其善原廣平之地居岐山

之南在渭水之側為萬國之所嚮作下民之君主
[圖] 木在初遷已在岐文王徙程後徙豐

大王初遷已在岐山故言亦在岐山之陽是去
舊都不遠也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
甫謚云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也箋嫌此即是
豐故云後竟徙都於豐知此非豐者以此居岐
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二百里

[圖] 鈎接謂以鈎梯援引上城臨衝兵車二名
鈎接一物正謂梯也以梯倚城相鈎引而上接

即引也箋云鈎鈎梯所以鈎引上城者墨子
公輸般作雲梯以攻宋蓋此之類也臨者在
臨下之名衝者從傍衝突之稱故知二車不同
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知
臨衝俱是車也說文云城所以盛民也墉城垣
也彼細辨其名耳散則墉亦城也

肆鄭引春秋傳勇而無剛者肆之無此語

箋云伐謂擊刺之肆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而
無剛者肆之拂猶倦也言無復倦戾文王者正

義曰肆謂犯突言犯師而衝突之故引春秋傳
爲證也案左傳隱九年二使勇而無剛者當寤
而速去之文十二年左傳云若使輕者肆焉其
可其言皆不與此同鄭以輕者與勇而無剛義
同故引之而遂謬也

註致謂致社稷而存之附謂附其先祖立後
毛以爲文王之伐崇也非直吊民伐罪又能敬
事明神初出兵之時於是爲類祭至所征之地
於是爲禡祭既克崇國於是運致其社稷羣神

而來更存祭之於是依附其先祖宗廟於國爲
之立後致者連轉之辭附者依倚之義以社稷
於人無親故以致巨之先祖則依其子孫故以
附巨之崇侯有罪當滅其國所以復得致其羣
臣爲之立後者蓋以崇侯虎身有罪耳其先祖
嘗有大功不當絕祀擇其親賢更爲立後使得
奉其宗廟存其社稷也

靈臺所以觀祲象即觀臺

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

靈臺

王受命而作邑于豐立靈臺春秋傳曰公既視
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爲備故也

坤曰比蟲昆訓明得陽而生

昆蟲者王制注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
陰而藏陰陽即寒溫也故祭統注云昆蟲溫生
寒死之蟲然則諸蟄蟲皆是也

國天子有靈臺時臺園臺諸侯無正文

此靈臺所處在國之西郊諸儒以無正文故其
說多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諸侯二天子有靈臺

一四

靈臺

靈臺

靈臺

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園臺觀鳥獸魚鱉諸侯當有時臺園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韓詩說辟離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墜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離者取其離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其潔清也左氏說天子

郊即天
子大學

靈臺在大廟之中墜之靈沼謂之辟廱諸侯有
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毛詩說靈臺不
足以監視靈者精也神之精明稱靈故稱臺曰
靈臺稱囿曰靈囿稱沼曰靈沼謹案公羊傳左
氏說皆無明文說各有以無以正之立之聞也
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
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天子
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
奠於學以訊馘告然則大學即辟廱也詩頌泮

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
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此復與辟廱同義之證
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沼有辟廱
其如是也則辟廱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園也
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為園為沼可知小學在公
宮之左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眾家之說
各不昭哲雖然於郊差近之耳在廟則遠矣王
制與詩其言察察亦足以明之矣如鄭此說靈
臺與辟廱同處辟廱即天子大學也王制言大

五

鄭意靈

臺離

與明堂

宗廟異

題

學在郊乃是殷制其周制則大學在國太學雖在國而辟離仍在郊何則困沼魚鳥所萃然不可在國中也辟離與太學爲一所以得太學移而辟離不移者以辟離是學之名耳王制以穀之辟離與大學爲一故因而說之不必常以大學爲辟離小學亦可矣周立三代之學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周以虞庠爲辟離矣若然魯且周之諸侯於郊不當有學泮宮亦應在國而禮器注云類宮郊之學也詩所謂泮宮也字或爲郊

宮不在國者以其詩言魯侯戾止是行往適之
故知在郊蓋魯以周公之故尊之使用殷禮故
學在其郊也鄭以靈臺辟離在西郊則與明堂
宗廟皆異處矣案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者所
以明諸侯尊卑也外水名曰辟離政穆篇云大
學明堂之東序也如此文則辟離明堂同處矣
故諸儒多用之盧植禮記注云明堂即太廟也
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
昭穆故謂之太廟圓之以水似辟故謂之辟離

六

禮祭類

中諸禮

皆以廟

以明堂

靈臺臺

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蔡邕月令論云取其宗廟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處耳其實一也頌子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上屋物望氣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摠謂之宮殿

禮記

表進廟

學堂

各所

不可合

遠服虔注左傳亦云靈臺在太廟明堂之中此
等諸儒皆以廟學明堂靈臺為一鄭必知皆異
處者表進正論云明堂宗廟太學禮之大物也
事義不同各有所為而世之論者合以為一體
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而致之不復
考之人情驗之道理失之遠矣夫宗廟之中人
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擊
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反錯囚俘截耳瘡瘻流
血以干犯鬼神非其理矣且夫茅茨采椽至質

因

以明堂

為宗廟

是以父

鬼之室

祭天

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象著玉杯而食於土盥非其類也如禮記先儒之言明堂之制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禮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以明堂之制言之則穆安在若又區別非一體也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夫明堂法天之宮非鬼神常處故可以祭天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父於天位可也事天而就人鬼則非義也自古帝王必立大小之學以教天下有虞氏謂之上

以代之

天

庠下庠夏后氏謂之東序西序殷謂之右學左
學周謂之東膠虞庠皆以養老之言明堂位曰
瞽宗般學也周置師保之官居虎門之側然則
學宮非一處也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
羽籥皆於東序又曰秋學禮冬讀書禮在瞽宗
書在上庠此周立三代之學也可謂立其學不
可謂立其廟然則太學非宗廟也又曰世子齒
於學國人觀之宗廟之中非百姓所觀也王制
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不曰辟雍養國老於右

三
學
養
庶
老
於
左
學
宗
廟
之
尊
不
應
與
小
學
爲
左

右也辟離之制圓之以水圓象天取生生也水
潤下取其惠澤也水必有魚鼈取其所以養也
是故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
歲覲之宮辟離大射養孤之處大學衆學之居
靈臺望氣之觀清廟訓儉之室各有所爲非一
體也古有王居明堂之禮月令則其事也天子
居其中學士居其內君臣同處死生參並非其
義也大射之禮天子張三侯大侯九十步次七

十步其次五十步辟廱處其中今未知辟廱之
狹之數但二九十八加之辟廱則徑三百步也
凡有公卿大夫諸侯之賓百官侍從之衆殆非
宗廟中所能容也禮天子立五門又非一門
之間所能受也明堂以祭鬼神故亦謂之廟明
堂太廟者明堂之內太室非宗廟之太廟也於
辟廱獻捷者謂鬼神惡之也或謂之學天下之
所學也揔謂之宮大同之名也生人不謂之廟
此其所以別也先儒曰春秋人君將行告宗廟

反獻於廟王制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則太學亦
廟也其上句曰小學在公宮左太學在郊明太
學非廟非所以爲證也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
庠在國之西郊今王制亦小學近而太學遠其
言乖錯非以爲正也潁氏云既視朝遂登觀臺
其言遂故謂之同處夫遂者遂事之名不必同
處也馬融云明堂在南郊就陽位而宗廟在國
外非孝子之情也古文稱明堂陰陽者所以法
天道順時政非宗廟之謂也融云告朝行政謂

飛

之數禮

之明堂夫生朔行政上下同也未聞諸侯有明
堂之稱也順時行政有國皆然未聞諸侯有居
明堂者也齊宣王問孟子人皆謂我毀明堂毀
諸已乎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
王政則勿毀之矣夫宗廟之設非獨王者也若
明堂即宗廟不得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且
說諸侯而教毀宗廟爲人君而疑於可毀與否
雖復淺丈夫未有是也孟千古之賢大夫而皆
子思弟子去聖不遠此其一證也乃子曰昔武

又多假

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祀明堂假為天子明

託辟

堂在左故謂之東宮王者而後有明堂故曰祀

辟大學

明堂假為天子此又其證也竊以準之此論可

不可信

以申明鄭意大戴禮遺佚之書又多假託不立

卅一

學官世無傳者其盛德篇云明堂外水名曰辟

月令明

離政穆篇稱太學明堂之東序皆後人所增失

堂太廟

於事實故先儒雖立異端亦不據為說然則明

謂明堂

堂非廟而月令天子居明堂太廟者以明堂是

之太室

祭神之所故謂之明堂太廟王謂明堂之太室

恭宗廟之太廟也明堂位云太廟天子明堂自謂制如明堂非太廟名明堂也廟與明堂不同則靈臺又宜別處故靈臺辟廱皆在郊也

三春秋時諸侯亦有靈臺

其實天子之臺皆名曰靈臺服虔左傳注云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是也若然書傳說武王渡河言觀臺蓋者彼謂在臺仰觀之人不得謂其人為臺故指實言觀也僖十五年左傳至秦伯獲靈台以歸乃舍諸靈臺秦是諸侯而得有

靈臺者杜預云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也哀二
十五年左傳曰衛侯爲靈臺於藉圃言爲則是
新造其時僭名之也

三

設虛業樅牙音鼓大鑪辟靡以節觀者

虛業維樅音鼓維鑪於論鼓鐘於樂辟靡植者
曰虛橫者曰柎業大版也樅崇牙也音大鼓也
鑪大鐘也論思也水旋丘如壁曰辟靡以節觀
者箋云論之言倫也虞也柎也所以懸鐘鼓也
設大版於上刻畫以爲飾文工立靈臺而知民

之歸附作靈困靈沼而知鳥獸之得其所以
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詳之於得其倫理
乎鼓與鐘也於喜樂乎諸在辟靡中者言感於
中和之至

虞 虞 錄

並音巨

瞽瞍瞶盲之別

瞶瞶皆無目之名就無目之中以爲等級瞶者
言其瞶瞶然無所見故知有眸子而無見曰瞶
即今之青盲者也故春官瞽瞶注鄭司農云無
目眇謂之瞶有目眇而無見謂之瞶有目而無

眸子謂之瞽亦與此傳同也此則對而爲名其
摠則皆謂之瞽尚書謂舜瞽子外傳云吾非瞽
史周頌有有瞽之篇周禮有瞽矇之職

卅三后登遐精氣在天

下武
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王武王也箋云此三后
既沒登遐精氣在天矣武王又能配行其道於

京謂鎬京也

卅文王有武功徙豐以應天命

文王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箋云

武功謂伐四國及祭之功也作邑者惟都於
以應天命

七州王城方九里方十二里鄭兩解

文王既已受命當爲天子其意以紂尚在猶不
敢自足故築此豐邑之城大小適與賦法十里
之成相匹偶是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春官
典命云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國家
宮室皆以命數爲節注云國家之所居謂城方
也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子男

之城蓋方五里坊記注云子男之城方五里此二
注皆以公城方九里爲差則天子之城十二里矣
故此十里爲小於天子也異義駁云鄭伯之城
方五里又以侯伯爲五里者鄭兩解故書傳云
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七十里之國五里之
城五十里之國三里之城注云玄或疑焉周禮
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九里則
與之同然則大國七里之城次國五里之城小
國三里之城爲近耳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

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是鄭
之事也以匠人典命俱是正文故不執定典命
注每言蓋匠人注云立王國若邦國者皆為疑
辭

四 豐邑在豐水西鎬京在豐水東

禹貢曰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豐入于河是
豐水入渭東注於河此章武王之事而并言文
王作邑於其傍者以二邑皆在豐傍舉豐而言
可以兼及文王連言之帝王世紀云豐鎬皆在

長安之西南言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以時驗而知之

武王成之謂伐紂詩注築成之鄭兩解

正義曰以洪範有稽疑之言故云考猶稽也宅居釋言文以稽疑之法必契灼其龜而卜之正謂得吉兆龜正定其吉云此地可居卜兆言吉居之而得天下是成龜兆之占伐去虜紂身即王位功無大於此者伐紂爲成龜兆之占定本集注皆云功莫大是也義亦得通禮記引此詩

彼注云武王築而成之與此異者引詩斷章多異於本此顧上下之文言武王烝哉是武王之盛事不宜直言其築作而已故以伐紂爲成之

武王詒孫順之謀以安翼敬之子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芑草也仕事燕安翼敬也箋云詒猶傳也孫順也豐水猶以其潤澤生草武王豈不以其功業爲事乎以之爲事故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書曰厥考翼其首曰

我有後躬弃基

毛詩要義卷第十六下